

“四人帮”资料续集

1932——1946

• 供批判用 •

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部
文 学 所 图 资 室 编

“四人帮”资料续集

1932—1946

• 供批判用 •

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部
文 学 所 图 资 室 编

一九七七年一月

编辑说明

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：“深入开展揭发批判‘四人帮’的伟大群众运动，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。”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华主席的伟大号召，揭批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阴谋的群众运动已在全国普遍展开，形成高潮。为了彻底揭发和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，全国各地许多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，查出了大量有关资料，其中包括不少“四人帮”在三十年代所写的黑文。我们在上级领导的指导、支持和有关单位的协助下，继《“四人帮”资料汇集》之后，将最近查出的这部分反面材料，编为《续集》。

《续集》收编的文章，仍一律按照原发表报纸、刊物排印。署名、注文以及错字等，悉依原文，不作改动。如原件或复印件字迹不清，用“〔 〕”表示。编排基本以发表的时间为序。

我们还收录了几篇文字，作为附录。《兰莘访问记》是发表在三十年代许多关于江青的“报导”中的一篇，其中引用了不少江青的原话，可供批判参考。另一篇署名何勇仁、狄克的《匪区之夜》，是一个极其反动的剧本；这个狄克是否即张春桥，还有待查证。我们将它和狄克的另一剧本《秀兰》一并收入附录，目的是供大家鉴别核实。《汇集》所收入的署名狄克的《论安徽》一文，也属上述情况，在此附带说明。

此外，还有三十年代发表在报刊的文章多篇，分别署名狄克、子渔、罗之华等。这些东西，是否出于张春桥，有待考查，只列篇目作为附录。

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部
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

1977.1.

目 录

张 春 桥

秋 (1933.11)	1
鲇鱼 (1934.8.22—9.20)	42
人肉市场 (1934.9.29)	66
唱赞美诗的时候 (1934.10)	68
缠脚·改良派·天足 (1934.11.21)	94
诉 (1934.12.18)	98
夜行者 (1935.2.20)	101
当 (1935.9.9)	104
讲故事 (1935.9.17)	106
乡愁 (1935.9.24)	109
诉 (1935.10.7)	113
晚秋 (1935.10.16)	116
窘 (1935.10.25)	120
作家的生活 (1935.12.17)	124
读者想不到的 (1936.5)	126
鸡 (1936.7.1)	130
孩子们 (1937.7.15)	146

江 青

演员独白 (1934)	155
答读者问 (1935.11.16)	157

业余剧人们的三言两语 (1937.1.24)	158
蓝苹致书慰问赵丹 (1946.2.17)	159
收获的季节 (1946.9.7)	161
蓝苹访问记 (1935.8.28—9.1)	163
匪区之夜 (1937.3.15)	173
秀兰 (1935.3.15)	197
参考目录	207
张春桥标点珍本记	209

补 遗

歌 (1934.6.24)	213
关于另外一页的将来 (1934.9.5)	214
《漫画生活》创刊号的我见 (1934.9.28)	216
《太白》(上) (1934.9.29)	219
水手 (1934.10.9)	221
诗人 (1934.10.19)	222

秋

张 春 桥

壹

立秋；一九三三底秋天开始了。

沥沥刺刺地落着小雨，打着骚动的叶子。平静地，挟着黄色的豆花底香，秋风像往日般地拂摸着广大的原野：高粱杆子挺直了腰板，那么有劲地排列在灰黄的土上，高高低低地，谷子垂着穗子不定地摇动。

月亮停在东边的树梢那儿，星星在叶缝里闪着鬼眼，夜色正浓的时候呢，没有人走路，安静地，只有老鸦有时打着白杨底叶子；这也是一会儿哪——静静的和白华华的光。

肥豆豆的狗在门底下吠着，继续着咳嗽声，小三子，怪有劲的小伙子呵；躺在牀上；翻了个身又呼呼地睡去。

“嚶……”蚊子在耳根子那儿弹着丝弦，飞着。

“拍……”手拍了耳根子那儿翻了个身子：

“日他奶奶，立秋蚊子还自么多！”

嘟噜着，一滚又翻过来啦，月亮照得黑脸发亮，翻着不断地听到蚊子叫唤，又梦见大妮，花格子蓝衣裳包着一颗黑色皮肤的身子，赤着脚从那边来啦，小黑辫子在蓝衣裳上盪秋千：

“那是谁？”故意地。

“没眼，瞎子！”有眼，随着脸绷起来啦。

“花猫！”不，猫不会这样活泼。不会这样活泼呵。

“小三子是个老鼠！”

“你才是老鼠哩……”

“嚶……”猛古丁地住手上咬了一口，蚊子声又飞远了。大月亮爬在窗外将光照在他身上，白花花的。

看谷子去：

一大片低着沉重脑袋的谷子在灰黄色的地上排列着。可惜不是自家儿底，像谷穗那么多的家雀，破纸条般地在天上飞呀飞的，从这那边飞到边。急得人头上冒汗珠子，立时夏天一样啦。

好歹：可是立秋啦：就该不热呀，咱小三子有的是力量，从这头跑到那边，家雀子也呼

呼地飞，破纸条子般地。

“跟老爷们倒猴，我往那你就离开那！”
抬头那边老赵正给他差不多，用嘴呼唤着家雀；可是住小三子地里飞哩：“老赵，啥鸡巴玩艺，往人家地里赶！”

“啥?!你杂往人家地里赶来？”老赵，也是一样地：“小虫是动的，咱管不着！”

“咱都是一样呵，你别往人地里捻啊！”

“杂这！”（注一）

“管不着閒事，反正不行……”

知道是开玩笑，故意地瞪着眼珠子，一瞧就瞧见老赵左眼角上的那块疤，和闭闭的眼皮，现在，疤是更深了些。可是一群家雀从南飞过来，心里很平静下去，转过身子用土块击家雀，呼呼地，杂噪地飞着，叫着。飞得旋风般破纸条儿样在天上飞。

“可到个好年景，妮子个质的，吃上啦！”
又一想：“别奶奶底连黄面窝窝也吃不上，去年……二牛是去年走的。……有钱要二牛底妹当三老婆，崔老王八……”

（注一）杂这——就是“什么”的意思。

崔老爷底脸就又大起来，几根短胡，几根短头发……

“奶奶，比夜里的蚊子还多！”

家雀又成群地飞过来，太阳往西边斜咧。过了好些时候，小小，小八，二屎他们都从各人地里往家里走去，走到一块儿的时候就裂着嘴笑笑，高兴了就：

“还再等会走！？”

“呵，这就走！”

终久还是各人走各人地。

就在太阳躺着的那儿，一片紫色的包袱，把太阳一股脑儿包走啦，瞧瞧天紫不溜的，味儿象葡萄，脸上也照得紫不溜的，不，倒有点儿象个铁匠哩，周围开始安静下来，可没有家雀子啦。

随着人家特特地走在路上，衣裳搭在肩膀上，熟里哼哼着。

“……二更里唉月亮黄。

小大姐在房里想着郎，昂昂……（注二）

齐唉，齐唉，枪……（注二）”

（注二）唱戏时的尾声及锣鼓声。

猛觉着谁跟他闹在后边，回头瞧：

“想你来没？”裂着嘴，老赵。

“啥事？”

“小大姐在房里想着郎……”

“别闹！”

就这样儿，大伙各自走各自底。

貳

刚喝完汤的时候。（注三）

“曹州府开口子啦！”不知道从谁嘴里传出来，传到了范家屯。包围住每个人底心，陈四叔，伍爷，范家屯底绅士，眉间聚起个疙瘩，长眉毛的崔老爷却一点儿事也没有，在白色的云雾里作着美丽的梦。

“哟……哟，哟……”他将大烟从烟斗里吸满肺，再很怜惜地吐出来——这就乐啦，身子在白雾里，快乐里飘，飘……

小伙子们急得脑袋上冒火星子，

“奶奶个屁，好年成，都怨你说立秋下雨

（注三）喝完汤时就是黄昏时候，小三子那儿是三顿饭。

好上水说的！”

“娘那个八子！”

“去年……前年，对啦，前年上叫蚂蚱……”

（一大群，一大群的蚂蚱在他们心上开始爬开啦。）

跺着脚，脚趾头生疼，地软得很，——会不会让黄水冲走？“娘那个八子，”丰收让黄水冲走吗？

“得躲躲呵，了不得，水到那向，房子都没影啦！”

“往那躲没熟人？”

“亲戚都在河边家（注四），外县也没认识的！”

“人家会可怜，到那里没有好心人？”

“走！走！老祖先给创下的家业就不要啦？！我大年纪啦，死还不怕，你就怕吗？龙王爷有眼，好人怕啥？”

“家业是人创的，还是走好！奶奶！”

在棉油灯光下大家谈着话。屋里只有暗淡

（注四）这里河是指珠水河的。

的光，各人脸上一层愁云罩着，心里两种心理交逐着——走呢，留在这儿？走，祖先创下的家业抛了吗？不走，创家业的人们，老年的人也得受罪，罪，年青人是能受得住，老年人呢？走，老年人能走吗？往那儿去？州里（济宁）去，没熟人，再说老人家都不愿意离开家乡（“还不知道能回来不呢？”）——还是不走吧，水还没来到呢？急什么？

“不走，水来了再说！”

“还来得及吗？”

“管他来得及不，死也死在家里不死在外头！连收尸的也没有。”

沉默住了，秋风从外边吹过来，棉油灯焰摇晃着，墙上微显的影子也随着动几下，林老爹坐在柴堆里久不说话，只是一阵咳嗽随着吐出带色的痰来，这是一生劳苦的代价，他曾作过短工，跟崔老爷种过地，当过兵老了，成日地咳嗽，接着吐出带色的痰。实在心里也有话要说，可是从那里说起呢？

“家底命苦，在陕西跟×总司令成天吃不着东西，抢……上司紧，再说……谁家有东西，真是‘人吃人’……老了，年景又这样

……咳……”

脸上通红，接着又是咳嗽，刚静止下去，又接着一阵。不动的时候，棉油灯底微光下现着苍白和削瘦的脸，片刻的静止后接着不知道是谁发出声沉长的太息。

“什么又都要涨价了”！

“涨？也得吃，唉！”是小三子说的。

“吃，怎么贵也得吃，老天爷净给他们找好！家里存得那么多的钱可是个好机会，……奶奶，越有钱越有钱！”

“天生的命苦，……老命这样苦，死了……有个人收尸没？”

一阵咳嗽，脸上发现着红色，渐渐的苍白下去。削瘦的脸上是愁云罩住。急切的喘使得干柴声声地响。“唉！老命！”

“那一辈子做啥坏事来，弄得这么苦，皇天爷！”

“……”一声沉长的太息。赵大娘，老赵他娘，看看时候不早了，总该回到自己家里去。“回去啦，可不早啦！”

“不在玩玩！”

天上是星做的棋子形，无次序的。上面又

像海一样上面泛着白色的泡沫，一个个的，灭了又复起来，月亮那么高在树缝里往上移动。声声的犬吠。传过来又传过去，夜，是秋天的夜。

从小三子家出来一阵秋风微凉地刮过来，不一目主地打了个寒战。

“秋风真凉哩！”

一座很矮的房子，上面茅草集得厚厚的，往上有从野地里拾来的草和柴，比屋子里边还嫌大。厚。进去，弯着腰。用洋火点上灯。小屋里摇动着光线，暗暗地。破棉花被子在床上堆着。床，上面睡觉，上面放东西——吃的，用的……

晚上做着很多的梦。大水，奔，跑，死……复活……奇怪的梦，从来没见过，从来没作过的事情，都在梦里做出来，见到了。天上，地下，地獄里，鬼，还有龙王爷，水，死……

长堤上是人们，范家屯底壮丁都来了，手里举着火把，冒着烟，火头怪烈的，冒，冒……北边是金色的波浪，打着堤，淌着。谷子没有影子啦。豆子没有影子啦。只有高粱杆子依旧

露着没穗子的半截，只有金色的水，在广泛地，无束地流，流。隔一道堤就是范家屯了。烦闷也就往人心里铁圈般地套住，紧紧地。

希望着水就这样止住，堤北村子里是希望水快些落下去，决了堤才能往下落。王庄底人已经没有什么了。

“杂样？”

水来到五天了，总是不往下落。从那边来了：镇长，脸瘦瘦的。很关心地向他们问。

“只要往东淌，西边不再来，很快地就能下去的！”

只这样的说了几句就走了。这已经是好的，平常啥事他问？

小三子底泥脚埋在水泥里，动的时候，“哺……踏……哺踏”地响着。眼珠子小心地瞧着堤。堤是用木材，草，和棉被堆成，外边培上很厚的泥土，上面很稳固地可以站人了，但，不时水却会从小孔里泻过来，汇成一潭水。用心地，小三子，瞧着，手里握着铁铲把，预备着塞水孔，视线转到闭闭的眼皮上，脸现着烦愁。

“老赵，咱倒霉！奶奶！”

想到了谷子，家雀像一把破纸条儿在天上飞，和挺直腰板的高粱，豆花底香和垂着那么成实的穗子的谷子。

“娘那个戾！把崔忘八底木板扒出来，咱们是没啦！”

“吃呵！抢！”

谁说的，不知道！只有两句话随风传着，咆哮展开了，他们底血管里奔流着血浆，蹦得几乎要裂了。心上是成千成万的蝗豆虫在刺着，爬着，——乱啦。

从泥里拔出脚来，将疲倦忘在脑后了。

“妮子个底——抢！！”——吵起来啦！

抱着饥饿的心，大伙杂乱地往崔家门口跑。

“汪……汪……”吠着。两只大黑狗瞪着眼珠子。

“呼……！！”脑门上开花啦。“真他奶奶个戾利害！”

伸伸腿完啦。

进去，为了饥饿去拿自己种的东西不坏坏呵！进！像有一种声音在头上飘。谁有力量是谁底天下，在乱的时候。